



在老家翻书橱,发现几本字帖,有毛笔字帖,还有钢笔字帖,几本书已经有三十多年了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当年临摹字帖的场景,竟然生出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我这样说真的不夸张,如今这个时代,纸和笔与我们疏离得太久了。

仔细想了想,我大概有半年不动纸笔了。以前我的床头放着纸笔,晚上躺在床上有了写作思路,立即记下来。后来我都是记在手机上,再也不用提笔写字了。可是纸笔时代留下的记忆根深蒂固,我觉得那是一段有质感有分量的岁月,也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时代。有了纸和笔的参与,记忆才会留下深刻的印痕,不会浮光掠影般易逝。

学生时代,我们把写一手好字当成最重要的本领。都说字如其人,我们识人,不看颜值看写字。有一段时间,我迷上了写毛笔字。老师说写好毛笔字,掌握了汉字的间架结构和运笔规则,钢笔字同样也能写好。我练毛笔字的时候,把笔墨纸砚摆好,全身心投入其中。练了一段时间,我的手越来越稳,笔也越来越顺。兴致来了,我还会站起来写,像书法家一样讲究运笔的起承转合。那时父亲特别喜欢看我练字,他一边看一边打趣说:“咱家要出书法家喽。”我懂父亲的心思,他倒不是在乎我成为什么书法家,就是觉得家里有了笔墨纸砚的气息,会多出几分书香味,而书香味也是他最

纸笔写流年

马俊

喜欢和向往的。

后来我开始练习钢笔字,同样痴迷。你能理解沉醉在纸笔中的幸福感吗?我的笔尖轻轻啄一下洁白的纸面,仿佛开启了一段精彩的传奇,接下来的故事千回百转,妙趣横生。我非常能理解书法家的创作,他们是在把内心的情感和思想通过纸笔表达出来。积蓄已久的热情,从心头传到手心,再从手心传到笔尖,然后落字成花,笔墨生香。这个过程是微妙而美好的,一笔一画都是情感的传递。心中的喜怒哀乐,笔尖的起承转合,完美融合在一起。写着写着,整个人就与纸、笔、字融为一体,内心无比笃定和宁静。那些匀称美好的汉字,仿佛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庄稼,你能见证它们完整的成型过程。写字的时候,心是沉静愉悦的。即使外面尘嚣四起,你的心也会像纸上的字一样,散发出属于自己的馨香。沉浸在纸笔中的时光,芳醇美好,温情浪漫。

练字是美好的享受,而练好字当然是为了书写。那时纸和笔是我最近密的朋友,我不曾有一天离开过它们。我有写日记的习惯,在日

记本里写下心情和思绪,就像跟老朋友倾诉心事一样,写完后一些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了。我看书时有所领悟,也顺手拿起笔,写下一段话。有时我看到四季风物的变化,内心被触动,便写一段感悟。洁白的纸上,我写的字轻盈而灵巧,仿佛玲珑的小花朵,墨香芬芳。

最难忘的是给远方的友人写信。铺开一张信纸,把想说的话写下来。那样的时候,你才会深刻地感受到文字传情达意的作用。那些文字,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,字里行间都是温暖的情愫。正如古人说:“红笺小字,说尽平生意。”“云中谁寄锦书来?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”我最喜欢新年时写贺卡,把心意写在贺卡上,送给相知的人。看着贺卡上的文字,觉得它们是那么神奇,很多微妙的情感都能通过它们来表达。

如今,我们离纸笔太远了。有人把在用电脑写字叫做敲字或者码字,这种说法还蛮形象的。跟写字比起来,敲字和码字都显得那么敷衍。用纸笔写字属于慢时代,因为慢,才能让文字从心尖到指尖再到笔尖,文字因此有了别样的味道。

纸笔写流年,岁月留温情。我重新铺开一张纸,拿起笔,缓缓写下一行行字。那些字里有郑重,也有真诚。周遭安静,只有笔尖与纸张摩擦时发出的轻微声响,仿佛老友在耳边的轻声低语。

白居易离开杭州十多年后,写下《忆江南》词三首,其中第二首就单写杭州:“江南忆,最忆是杭州。山是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,何日更重游?”想不到,他最想念的杭州风景,居然不是“绿杨荫里白堤”,也不是“蓬莱宫在海中央”的孤山,而是钱塘江潮。

苏轼对钱塘江潮也是情有独钟。他曾连写五首观潮诗《八月十五看潮五绝》。和白居易一样,他离开杭州多年以后,依然想起钱塘江潮,并写下与他以前风格迥异,意蕴深重的《观潮》,“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到千般恨不消。及至到来无一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这是苏轼写给小儿子苏过的,当年七月,他病逝于常州。

那么,被称为世界三大潮水之一的钱塘江潮到底有着怎样的壮观美景,让人心生向往,并念念不忘呢?

钱塘江潮每月都有,然“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”。这是由于农历八月这几天,太阳、月亮和地球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,海水受到的引潮力达到最大值。同时,钱塘江入口处杭州湾,其形状像个超级大喇叭,潮水涌进这个越来越窄的喇叭口,后浪推前浪,层层叠加,就形成了陡立的浪潮。而海宁处于杭州湾喇叭形的末端,受巨大引潮力催动,海水一股脑向内涌入。加上这里江道顺直,潮水高度集中,就形成了气势磅礴的潮水,这里也是观钱塘江潮的最佳地点。

潮水刚来时,远方水天相接处,如一线白浪缓缓铺开,越来越近时,伴随着涛声由最初的沉闷低吼变成轰然巨响,高耸的潮头汹涌向前,就像千军万马踏浪奔来,而脚下的堤岸都能够感受到震颤,一种敬畏大自然的力量油然而生。

壮观的钱塘江潮吸引了历代诗人,他们也留下了许多观潮诗。杨万里的《浙江观潮》里“海阔银为郭,江横玉系腰”,运用比喻手法,把翻滚的浪花比喻为银子堆砌而成的城郭,潮水宛如一条白玉腰带系在江身之上,他将潮水的颜色与形态生动结合,写尽了江潮的壮美和雄豪。

刘禹锡的《浪淘沙》里,“八月涛声吼地来,头高数丈触山回”,描绘出潮水撞击堤岸后掉头折返的景象,算是回头潮最真实的记录。同样,范仲淹的《和运使舍人观潮》里“高岸惊先裂,群源怯倒流”,也是回头潮的生动描写。

潮起钱塘,是天地造化书写的壮阔乐章。千百年间,潮水奔涌不息,入诗文笔墨,藏治水思量,既展露着自然无可匹敌的磅礴力量,也时刻提醒世人:心怀敬畏,守规而行,方能安然领略这独属于江南的旷世奇景。

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

●网络新词语

老叟戏顽童

孟敬皓

这个梗源自一部网剧里的经典台词:剧中一角色指导主角轻松赢下对手后,旁人用一句“老叟戏顽童”来形容这份悬殊的实力差距。简单来说,这个梗原本就是用来形容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的“降维打击”,常被用来调侃高手“虐菜”。

因为“老叟戏顽童”语速一快,发音就和“老鼠洗完头”高度相似,网友便顺势玩起了空耳梗,凭空多出了搞笑画面感,传播热度甚至盖过了原句。它之所以能快速流行,是因为精准戳中了当下网络里随处可见的碾压式竞技对局。

一位28岁的小伙子,妻子与他离了婚,他自暴自弃去赌钱,输了,一时想不开便跳了海。

白露将近,杭州湾的海水温度已经比较低,被冰冷的海水一冲,他顿时清醒:自己年纪轻轻,身体健康,并没有山穷水尽,怎么能死?看到远处有艘船,小伙子大呼“救命”。可因为光线太暗,正值大潮汛,风大浪大,他的声音被大海吞没了。

求救无望,只能自救。他会游泳,感觉衣服湿重,索性脱到只剩一条裤衩,顺着潮水的方向拼命划水。

黑夜茫茫,大海茫茫,不知游了多久,也不知身在何方……



那年中秋节,姑姑送来一提月饼,裹着粗油纸,扎着细麻绳,隔着纸皮都漫出清甜油润的饼香。一提月饼共五枚,家中五口人,一人一枚刚刚好。晚饭过后,我和妹妹迫不及待地

月光如水,我们并肩坐在堂屋的门槛上,轻轻拆开月饼,看到表面压着清晰的花纹,底部烘烤成棕红色。我咬下一大口,满口香甜,芝麻、花生仁的醇香瞬间在舌尖化开,那份欢喜,比考试拿了满分还要雀跃。

不消片刻,手中的月饼便进了肚里,我们反复舔净油纸里的饼渣,心底满意犹未尽。我和妹妹折回厨房洗手时,意外看到桌上还有大半块月饼。“拿去分吧。”爷爷温和笑着对我俩

偏让

董川北

说。原来他只尝了小半块,特意把余下的留给了我们。我心头一喜,拿起月饼正要掰成两半,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,他厉声喝道:“我看你们谁敢动!”

我吓得浑身一哆嗦,慌忙低下头,乖乖将月饼放回桌上。爷爷上前低声解释,说是他特意留给我们的。但素来事事顺从爷爷的父亲,这次语气中带着责怪:“说好的一人一块,凭什么要偏让孩子?”

爷爷不再争辩,默默转身回了房间。屋内一时只剩下寂静,许久,父亲缓缓蹲下身,声音放得低沉:“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,还能吃几回月饼?但你们还小,将来每逢中秋节,各式各样的月饼多的是,早晚有吃到腻的时候。所以你们要记住,不应该爷爷偏让你们,而是你们要偏让着爷爷……”

驶模式,自己跑到甲板边捕鱼。一个巨浪将他拍下船,他的船却自顾开走了……

那一瞬间,他相当绝望,海水凉得他浑身抽搐,必须奋力游水。看不见陆地,不明确方向,也许会越游离海岸越远,他就看太阳的位置,到了晚上只能看星星。远处飘过渔船,头顶飞过直升机,但根本看不见他。他丢掉了

一切幻想,意识到只能靠自己了。鲨鱼在周围出没,不时被水母蜇痛,强大意志力让他忘却了时间流逝,从下午1点落水到凌晨5时,他在16个小时里狂游43.5公里,方才靠近一个棕榈滩获救。

看不到头的时间最能磨损人的意志,好在他们挺住了。

生命的意志力

莫小米

凭着一意志拼命游,天渐亮,他被出海捕鱼的渔船所救。渔夫给了他一套衣服穿上,将其送往码头。钱塘江到达杭州湾口,就像圆号的口子,足有十多公里宽。一个曾经想要放弃生命的人,又在生命意志力的驱使下,耗时8个小时“横渡”了杭州湾。

另一位更厉害,他是太平洋彼岸的一位中年人,独自出海打渔,在距离海岸线大概14.5公里的地方,发现了一个鱼群,于是将船设置为自动行